

隐喻理论与文学传统

季广茂 / 著



Bo Shi Wenku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文库

I044
J249

隐喻理论与文学传统



季广茂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喻理论与文学传统/季广茂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9
(博士文库)
ISBN 7-303-06221-1

I. 隐… II. 季… III. 隐喻—研究 IV. I0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9352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出版人:常汝吉

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 240mm 1/32 印张:9.875 字数:284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册 定价:16.00 元

总 序

博士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和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反映一个国家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水平的重要指标。这个道理同样也适用于一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于1983年开始博士学位授予工作。17年来，先后有839人在我校取得博士学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成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各级党政机关的业务骨干，其中一部分已成为本学科领域非常知名的学者，一部分同志则担任着非常重要的领导职务。他们都为我国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为了系统展示北京师范大学过去17年间（特别是近几年来）博士研究生培养所取得的成绩，全面总结我校博士研究生教育的经验教训，积极推进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同时也为促进我国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决定，从公元2000年起，陆续出版《博士文库》。

2000年出版的《博士文库》除收录1999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学位论文外，根据专家们的建议，增

加了几部此前已经出版的学位论文，以求较为完整地反映北师大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发展历程。此后，《博士文库》将主要出版当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人员的、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而进行研究的成果。

《博士文库》的评审程序是，由本人提出申请、导师推荐，经《博士文库》编辑委员会审议，确定其中优秀的科研成果推荐出版。

我们计划，每年推荐优秀成果陆续出版，经过若干年的积累，不仅能够从一个重要的视角反映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变迁，同时也有利于新一代学者的培养，有利于学术的积累和发展。我们相信，十年、二十年以后，这项工程的意义将会更加充分地显现出来。到那时，我们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会为我们曾经做过的工作而感到自豪、骄傲。

在出版业日趋市场化的今天，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从中国教育和学术发展的长远需要出发，斥巨资支持出版《博士文库》，表现了出版家的气魄与胆识。在此，我们代表已经或将可能从这项工程中受益的每一位学者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表示崇高的敬意、谢意。

《博士文库》编辑委员会
2000年11月

序 言

童庆炳

继博士论文《隐喻视野中的诗性传统》之后，季广茂又完成了这部《隐喻理论与文学传统》，我向他表示祝贺。

看到这部手稿，我想起了他在北师大的三年求学生活。那是他在山东师大执教七年之后，来这里攻读博士学位的。他很认真，也很勤奋，付出过辛苦和汗水，也得到了很好的回报。他不但在学校被评为优秀博士生，他的博士论文《隐喻视野中的诗性传统》也被国家教委评为优秀学位论文，并得以出版。在我看来，他在北师大的最大收获是加厚了学术底子，开阔了研究的视野，为他将来的事业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所得到的“瓜”和“豆”主要在这里。我老了，但听说小季升了教授，评了博导，我心里激起的欢乐浪花，似乎使我又年轻了一些。

“隐喻”无论在中外诗学中都是有重大意义的。美国“新批评”派的理论家布鲁克斯说过：“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诗歌技巧：重新发现隐喻，并充分运用隐喻。”这位理论家这样说，的确是有道理的。但什么是隐喻呢？它仅仅是一种修辞技巧吗？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搞清楚。季广茂在充分吸收前人修辞学意义上的隐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肯定传统修辞学上的“微隐喻”的条件下，建立了一种视野更

为广阔的文化学上的“宏隐喻”。作者以其充分的论证充分显现了隐喻的文化意味，这是他的独特创意。这种创意和实现对于揭示隐喻的文化价值是相当有意义的。从“宏隐喻”这个文化视角，作者认为文化学上的“宏隐喻”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下把握此类事物的文化行为。它无常形常态，并不限于语言的层面，也不限于固定的语法形式和语言单位。对隐喻的这一功能性界说，使作者获得了一个观察问题的新视点，开辟了隐喻问题研究的新空间。

这部手稿，对原来的博士论文课题作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不仅在内容、结构上作了重大调整，而且对原来的一些看法作了更正，同时把触角延伸到了颇具挑战性的解读领域。季广茂借助于许多理论家（如保罗·德曼）的修辞理论，透过隐喻这个独特的视角，对中国特有的阐释学问题做了有益的探讨。这使作者有可能站到新世纪的高度，审视许多以前我们没有顾及的修辞学问题，并初步得出自己的结论。季广茂说他下一个研究课题是“意识形态与修辞研究”。有了以前的博士论文，有了这部书稿作基础，加上他以前撰写的《潮来天地青——意识形态视野中的现代思潮》，翻译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相信他能够把那个课题做好。

2001年12月10日

内容提要

西方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隐喻理论蔚为壮观，著述汗牛充栋；中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隐喻理论也渐成显学。

就研究动机而论，本文旨在借助隐喻理论透视中国文学传统中存在的某些问题，特别是其中的解读和批评问题。就本文的具体操作而论，它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是基础性理论研究——笔者首先要从众多的隐喻理论中，总结、整理、归纳、概括出一套言之成理的隐喻理论，其中包括隐喻的定义、结构、功用、运作、解读等。第二是应用性研究，它又分两个阶段：第一是借助隐喻理论探讨中国诗学存在的一般性问题，第二是借助隐喻理论着重探讨中国诗学中的解读和批评问题，并初步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相应策略。

就作者的个人努力而言，本文力求小题大做，避免全面系统地探讨中国诗学特征；力求传达明确、丰富的信息，避免言之无物和以艰深文浅陋之弊；力求行文流畅活泼，避免生硬枯燥。至于此种意图是否正当，思考是否严密，论证是否有力，结论是否合理，还待读者评说。

Abstract

Plenty of works on the theory of metaphor have been published in the west since the 1960s. This theory has also become more and more remarkable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decade.

The intention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o have a perspective on some questions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s in virtue of the theory of metaphor, particularly the questions of interpretation and criticism. The writing of this dissertation consists two steps; firstly, the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research; at the first place, the author summarizes, liquidates, concludes and generalizes a suit of convincing theories of metaphor, such as the definition, structure, function, oper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metaphor. Then, the dissertation studies the practice of the theory of metaphor in two phases; the first is to probe into some common questions in Chinese poetics; the second discusses the questions of interpretation and criticism in Chinese poetics and suggests som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This dissertation meets the challenge of making big sense of a small subject. Instead of exploring the features of Chinese poetics in an all-round and systematical but superficial and boring way, the author endeavors to transmit concise and abundant information to the reader actively and fluently.

目 录

序 言.....	童庆炳(1)
内容提要.....	(1)
Abstract	(1)
引 论.....	(1)
上篇 隐喻理论.....	(5)
一 问题的提出.....	(6)
二 隐喻的文化价值.....	(7)
三 两种不同的隐喻	(10)
四 隐喻的基本含义	(14)
五 隐喻的存在方式	(17)
六 隐喻的运作机制	(21)
七 隐喻的解读难题	(43)
中篇 隐喻视野中的文学传统	(52)
一 隐喻的文学价值	(53)
二 隐喻与明喻	(61)
三 隐喻与曲喻	(66)
四 隐喻与转喻	(73)
五 隐喻与比兴	(80)
六 隐喻与典故	(90)
七 隐喻化批评.....	(105)
八 隐喻化理论.....	(115)

下篇 隐喻视野中的解读传统.....	(128)
一 古代中国对隐喻的体认.....	(129)
二 近代西方对隐喻的感受.....	(143)
三 识别、确认隐喻	(155)
四 意象的隐喻性.....	(160)
五 无所不在的隐喻.....	(166)
六 寓言的崛起.....	(170)
七 象征的缺席.....	(173)
八 寓言的秘密.....	(178)
九 讽喻:诗的寓言化	(184)
十 寄托:词的寓言化	(190)
十一 影射:小说的寓言化	(196)
十二 经典化与非经典化.....	(202)
十三 意义的阐释.....	(211)
十四 阐释的终极问题.....	(225)
结 语.....	(232)
注 释.....	(234)
参考文献.....	(281)
英文部分.....	(281)
中文部分.....	(287)
索 引.....	(292)
后 记.....	(305)

引 论

本文旨在借助隐喻理论透视中国文学传统中存在的某些问题，特别是其中的解读和批评问题。就笔者目力所及，目前尚未发现有人专门着力于此。当然，探讨隐喻问题者甚众，但多限于语言学和修辞学领域，笔者从中受益匪浅；探讨中国文学传统问题者更是不乏其人，但大多与隐喻问题无关。即使在探讨中国文学传统问题时，偶有涉及隐喻理论者，也对中国文学传统与隐喻的关系持否定看法。正如厄尔·迈纳（Earl Roy Miner）所言：

对于中国诗是否是隐喻性的，也众说不一。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诗的要素或意象就像一个万众一心的班级里面的成员一样密合无隙，难解难分。不存在隐喻所要求的意义的他性，只有一个语义认知域，称为“隐喻”倒不如称为“描写”好。另一派观点认为，汉诗的隐喻不应从词语或意象中去寻找，而应在构成中国诗学核心的一个区分中去发现，即“景”（景色，自然，眼中的世界），以及由景而生的“情”（人类的情感反应）。^[1]

上述第一种观点来自余宝琳（Pauline Yu）的论文《隐喻与中国诗歌》（“Metaphor and Chinese Poetry”）和著作《中国诗歌传统中的意象解读》（*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第二种观点来自孙筑瑾（Cecil Chu-Chin Sun）的论文《情与景：中英诗歌中的内在情感与外在现实的相互关系》（“Ch’ing and

Ching: Correlation Between Inner Feeling and Outer Reality in Chinese and English Poetry”)[²] 由于断然否认隐喻在中国诗歌传统中的地位,他们当然无法透过隐喻的视角审视中国诗学中的某些范畴及理论体系。余宝琳毫不犹豫地吧“兴”译为“stimulus”(刺激),将其视为一种“意象”(imagery),而丝毫不视其“比”(隐喻)的特质。[³]无独有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1946-)也把“兴”译为“情感意象”(affective image):

“兴”是一个意象,它的主要功能不是表达什么意思,而是激发某种特定的情感或心绪:“兴”并不“指向”那种心绪,而是派生那种心绪。因此,“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修辞手段。而且,与“赋”和“比”相比,“兴”所享受的特权可以部分地回答下列问题:何以传统中国在修辞格方面没有建立起我们在西方发现的综合分类系统?它所建立起来的是心绪的分类,这当然要借助与之相应的场景和环境。这一心绪词汇表来自下列语言观——语言是某种完整心态的显现,它恰如西方有关图解和比喻的修辞来自下列概念——语言是记号和指示物。[⁴]

这段文字的要义在于,它不仅谈到了“兴”,谈到了中国的文学传统,即与西方的模仿—再现传统(mimetic-representational tradition)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传统——情感—抒发传统(affective-expressive tradition)。但是同样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兴”只是“意象”,与西方的“隐喻”风马牛不相及。

阿瑟·韦利(Arthur Waley, 1889-1966)早期也持这样的观点:“诸如隐喻、明喻、文字游戏之类的修辞手法的运用在汉语中受到更多的限制。隐喻性形容词只能偶然碰到,例如,波涛可以称之为‘愤怒的’(怒涛)。但在一般情况下,汉语的形容词不具备我们的诗人所常赋予的那些内容。在汉语中,按照不同的情况,天可以是蓝色的、灰色的或多云的,却没有喜悦的、恐怖的。”[⁵]他显然没有意识到中国诗与西方诗有不同的隐喻力量,因而形成了中国诗人较少使用隐喻的

错误印象。

笔者认为，在中国文学传统中，隐喻是无所不在的。这不仅表现在文学创作与文学解读中，而且表现在理论大厦的建构上。离开隐喻，文学创作便无从谈起；离开隐喻，文学解读也会黯然失色；离开隐喻，中国诗学理论大厦就会失去根基。当然，笔者也会对隐喻的利弊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比如，笔者承认，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的题材上，隐喻使用的频率是大不相同的。就时代而言，晚唐与初、中唐相比，明显使用了更多的隐喻；就题材而言，山水诗几乎与隐喻无缘。因此，笔者同意叶维廉的看法：“西方诗歌中非常核心的隐喻的结构（metaphoric structure），在中国诗歌中只占有非常次要的作用，有许多中国诗，譬如山水诗（尤其是后期的山水诗如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及宋朝的山水诗）往往没有隐喻的结构，喻依（vehicle）即喻旨（tenor），其间自有其独特的文化使然。”^[6]

本文只是试图借助隐喻，“惊鸿一瞥”般地审视中国文学传统在某些方面存在的特性，完全没有全面梳理、评价中国文学传统的野心。在笔者看来，“全面梳理、评价中国文学传统”即便是可欲的，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撰写中牢牢把握“有限性”的原则，从而摒弃“绝对真理”的神话。因为要透过隐喻的视角审视中国文学传统，所以还必须坚持透视主义的原则，进行透视研究。在传统上，比较文学和比较文论的研究一直在两个层面上运作：或者对比研究，或者影响研究。我感觉透视研究有别于对比研究和影响研究，它不是两种传统的对比，也不是研究一种传统对另一种传统的影响，而是透过一种传统审视另外一种传统。透视主义原则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但缺点也不容忽视，其中最大的缺点是“少所见，多所怪，见骆驼，言马肿背”——只见过马而没见过骆驼，以为驼峰是马背肿胀的结果。避免这个缺点的惟一出路在于坚持对话主义的原则，它是透视原则的延伸——既要透过西方审视中国，也要透过中国审视西方。此外，笔者还坚持功能主义的原则。功能主义原则的基本要求是不局限于概念、事物具体是什么的问题，而是着重探讨它做什么用的问题。由于隐喻作为一种实体变幻莫测，笔者被迫放弃实体性定义而采取了功能性定义

的做法，并将此一做法贯穿到论文的诸多方面（如隐喻的定义、隐喻与明喻的关系等）。

上篇 隐喻理论

的确，写神圣的事给人们看，
需得把内容充实一番；
但是，难道我把隐喻使用，
就缺少充实的内容？
古时上帝的律法，他的真理的律法，
岂不是通过象征、预兆和隐喻来表达？

——约翰·班扬《天路历程》

“一点不错，”艾伯特说。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一个庞大的谜语，或者是寓言故事，谜底是时间；这一隐秘的原因不允许手稿中出现“时间”这个词。自始至终删掉一个词，采用笨拙的隐喻、明显的迂回，也许是挑明谜语的最好办法。

——博尔赫斯：《交叉路径的花园》

一 问题的提出

我们生活在充满隐喻 (metaphor) 的世界上, 美妙的隐喻比比皆是。充满创造力的新奇隐喻 (novel metaphor) 总是能够使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感受生活的不同方面, 获得从未有过的新鲜体验。且以爱情与婚姻为例。爱情不仅是文学的主题, 而且常常是隐喻的“所喻” (tenor) 和“能喻” (vehicle)。^[1] “友情是树林, 爱情是鸟儿, 不是每棵树上都有鸟儿来筑巢的。” “爱情是一面精致的铜锣, 绝不是敲得越重, 声音就越美。” “爱如潮水, 说涨便涨, 说落便落。”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如果没有婚姻, 爱情就将死无葬身之地。” “结婚以前女人像一首朦朦胧胧的抒情诗, 结婚以后女人像一首唠唠叨叨的叙事诗。” “每个女人都有两个版本: 精装本和平装本——前者是在职场、社交场合给别人看的, 浓妆艳抹, 光彩照人; 后者是在家里给最爱的人看的, 土里土气, 唠唠叨叨。婚姻中的丈夫往往只能看到妻子的平装本和别的女人的精装本, 婚外情由是生焉。”^[2]

名家笔下从不缺少诸如此类的妙喻 (wonderful metaphor)。陀思妥耶夫斯基 (Fyodor Dostoevsky, 1821—1881) 入木三分地看到了金钱的本质: “钱是被铸造的自由。” 尼采 (F. W. Nietzsche, 1844—1900) 对于盲目的知识冲动常怀戒备之心: “不加选择的知识冲动, 正如不分对象的性冲动——都是下流的标志。”^[3] 鲁迅对于某些翻译家的垄断行为表示不满: “他看得译书好像订婚, 自己首先套上约婚戒指了, 别人便莫作非分之想。……他看得翻译好像结婚, 有人译过了, 第二个便不该再来碰一下, 否则, 就仿佛引诱了有夫之妇似的, 他要来唠叨, 当然罗, 是维持风化。”^[4] 钱钟书也曾谈及人生的本质和人性的缺点: “天下只有两种人。譬如一串葡萄到手, 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 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 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 第二种应该悲观, 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不过事实上适得其反, 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 第一种人只有回忆。” (《围城》) “事实上, 一